1790
7990.2
V. 5
(上)

5

Dr. Chen

Confucius

COLUMBIA UNIVERSITY
THE LIBRARIES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EAST ASIAN LIBRARY
CHINESE COLLECTION

APR 8 1942

哥侖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From Lib. of
John Bates Clark
Oct. 15, 1940
Apr. 8, 1942

卷第二十二　歷代和平論

一　漢

中國人之和平學說、無論處何時代、皆不改其主張、故吾謂中國人之愛和平、其天性也、今且以朝代為綱、分紀歷代學說之大畧、以明中國人之主張和平、萬古如一焉、

中國自三代以後、能代表中國之歷史者莫如漢、其學說亦最為近古、為六經之羽翼、故今舉歷代之學說、謹從漢始、

漢文帝者、中國之賢君也、當孔子三百五十六年、漢高帝立趙佗為南粵王、使為藩臣、至三百六十九年、呂后禁其通商、佗遂反、自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三百七十三年、漢文帝立、乃遣使

遺佗書、其略曰、

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漢書第九十五)

佗得書、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遂去帝制、而以書報帝焉、文

帝之書、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實足令趙佗心悅誠服、故雖以一
紙之書、而賢於十萬兵也、此和平之效也、
匈奴在漢之北、常與漢爲生存之競爭、然而漢文帝對之、則常以和
親爲事、孔子三百九十年、漢文帝使使遺匈奴書曰、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
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
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
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
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
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

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朕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
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
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
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
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
民下及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蝡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
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
先單于其察之（漢書第九十四）

讀是書者、真可恍然於中國帝王之寬容大度、誠所謂以大事小、樂天而保天下〔者〕也、天不頗覆、地不頗〔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此何等氣象乎、約分明而不食言、此則中國自古相傳之國際法也、而無奈匈奴之不足以守約也、

和親之議、非始自漢文、而實倡自婁敬、當孔子三百五十二年、漢高帝發兵三十二萬擊匈奴、兵未盡到、而帝先至平城、被單于冒頓以精兵四十萬騎圍之七日、及帝解圍後〔歸〕後、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以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

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是為漢與匈奴和親之始、時孔子三百五十四年也、(漢書第四十三)

中國古代、以北狄為最强、漢世駕馭匈奴、和戰迭用、洵足為中國禦夷之代表、孔子四百十九年、漢武帝即位八年矣、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於是王恢主戰、韓安國主和、爭議甚烈、恢之言曰、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

服、不可以仁畜也、武帝乃從恢議、出兵以誘擊匈奴、無功而罷、恢自殺、班固曰、王恢為兵首、而受其咎、豈受命也乎、言恢之自取其禍也、漢書第五十二

其後漢武帝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知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等操兵、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邊境少事、至漢宣帝時、漢勢極盛、而匈奴内亂、至五單于爭立、乃臣伏於漢、遣子入侍、時孔子四百九十九年也、後單于屢入朝於漢、而漢之北邊無煙火之警者數世、人民熾盛、牛馬布野、此漢武帝主戰之成蹟也、

武帝之征戰論、者多非之、然其時亦實有不得已之情勢、故楊雄於孔子五百四十九年論之曰、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蹔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可謂定論矣、

雖然、以戰立國、非馭夷之上策也、勢之不得已耳、明戰伐之不足恃、則嚴尤之論、最為簡當乎、孔子五百六十二年、王莽議大征匈奴、嚴尤諫之、其前半略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

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漢書第九十四)莽不聽尤言、卒致天下騷動、而莽隨敗矣、

中國制馭夷狄之策、不外三者、曰和曰戰曰守、和戰二者、皆有弊害而不足恃、惟守禦之策、祇自求諸己、而置人於度外、為中國所最喜用、亦孔子所稱道者也、是策可名為鎖國政策、與美國之門羅主義相類、當中國古時、所交通者惟野蠻之夷狄、並無文明大國、鎖國主

義、其亦仁之至而義之盡者歟、誠欲長保太平、非此莫屬也、和戰二
者、皆不足以為弭兵之具也、
守禦之論、侯應言之最詳、孔子四百九十九年、匈奴降漢、及五百十
九年、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
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元帝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惟侯應
以為不可許、遂不罷、應之言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
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
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
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

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罷[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

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
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
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
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土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
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
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
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
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

班固漢書匈奴傳綜記漢與匈奴對待之始末而系之以贊以為和戰二者皆不適於用惟守禦之策最為適宜此誠孔教之正義也其贊曰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

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
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
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
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
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
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鞌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
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
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
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

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之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

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
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
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
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藜庶無干戈之
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
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
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
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
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

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

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内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埶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

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漢書第九十四）

漢之對待夷狄除匈奴外用力於西域者最勤西域本三十六國皆役屬於匈奴（故漢武帝征伐匈奴）不得不有事於西域亦其勢然也班固漢書西域傳贊曰

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

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
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
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
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
户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
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
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
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
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
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

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
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
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内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
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
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
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
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
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
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絶、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
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漢書第九十六)

觀班固所言、可知人主之好邊功、大率起於生計、漢武帝南征西伐、兵威爛然、而其起源、乃出於犀布瑇瑁枸醬竹杖天馬蒲陶之微物、及其成功、亦不過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耳、是知生計者兵爭之原動力也、然而師旅既起、則財用必竭、合本末而觀之、其所得必不償所失、故雖以武帝之盛烈、而不免於輪臺之悔、蓋兵凶則終凶、未有窮兵而能無悔者也、

漢光武於西域屢請遣子入侍、及請置都護、皆不之許、孔子五百九十六年、而班固以大禹周公為比、其斯為中國之閉關主義也乎、

中國人最愛和平、不勤遠略、非獨不爭外國土地也、又非獨不爭藩屬也、乃至已隸版圖之郡縣、而亦棄之、夫論保國之義、棄地固為不

當然若有特別情形棄之於國無損而於民有利者亦權宜之策也
蓋愛和平而惡爭戰實中國人之天性也
為棄地論之代表者莫美於賈捐之昔孔子四百四十一年漢武帝既平南越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孔子四百六十六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及四百七十年漢昭帝罷儋耳郡幷屬珠厓至四百九十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四百九十九年九縣反漢宣帝輒發兵擊定之五百零四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漢元帝與有司議大發軍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帝使人詰之曰珠厓

内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
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
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
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
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
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
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

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

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
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
亭鄣、孤兒哭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
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
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
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
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
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
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

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
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
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
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
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
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對奏帝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

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
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
民難搖動捐之議是帝乃從之遂下詔曰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
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
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
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
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
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珠厓由是罷蓋孔子五百零六年也（漢書第六十四）匡衡曰諸見罷

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漢書第八十一)此可見當時之民意、實以棄地為偃武行文之盛事矣

二　晉

漢代為一統之世、其學說允足以代表中國、然中國雖遇分爭之世、其學說固猶是主張和平也、吾今謹採東晉人之言論、以代表分爭割據時代之學說焉、

孔子八百五十一年、晉八王之亂起、歷七年而後止、八百五十五年、五胡之亂起、至於國都陷落、二帝被害、其亂可謂極矣、乃八百六十八年、元帝在江東、尚未即帝位、而王導戴邈遽上疏請立學校、以崇禮教、在常人視之、必以為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矣、然吾則以為當此

危急存亡之秋、而有此興學講道之論、正足以見中華立國之本、固在教而不在戰、在禮而不在兵、觀於造次顛沛之時而益信也、謹節錄王戴二氏之言如左、

王導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敘、有恥且格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

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
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
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
屬者深而感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
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
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乎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
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
朝之子弟並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偽塗塞
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以為之師隆教貴
道化成俗定莫尚於斯也

戴邈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遑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耶。今末進後生。目不睹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

夫儒道深奥、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
清夷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
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戎(軍征)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
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荊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可惜乎、愚以世喪道
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
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
繼千載之絶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
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
感之而已、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宋書第十四)
陶潛晉之隱士也、(生於孔子九百一十六年卒於九百七十八年)有

高趣、不欲屈身為貳臣、故不肯仕宦、魏晉南北朝之際、孔子七百七十一年至一千一百三十二年、迭鼎革頻仍、干戈擾攘、實為亂臣世、潛乃獨具理想、摹寫一和平康樂之仙境、名曰桃花源記、以寄其意焉、是亦一和平學說之代表也、其記曰、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一小口、髣髴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

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舟、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説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秦也者用兵之最盛者也、避亂而始於秦、則兵禍之足畏可知矣、魏晉者後世不正當之革命所祖述也、置之不論之列、則抑之矣、夫使國家不因爭帝位而起內戰、則兵禍之足畏者、不將去其大半乎、讀

桃花源記、使人有超然世外與人無爭之心、故吾謂是亦一和平學說之代表也、

三　南北朝

南北朝起自劉宋、迄於北周之末、自孔子九百七十一年至一千一百三十二年、亘一百六十一年、其時南北分爭、最重戰鬪、然而學者之議論、猶不改其常度、此見中國人之最愛和平也、

顏之推歷仕梁齊周隋、著家訓二十篇、中有誡兵篇、足為亂離時代猶尚和平之代表、其辭曰、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

取達者、春秋之世、顔高顔鳴顔羽之徒、皆一鬭夫耳、齊有顔涿聚、趙
有顔最漢末有顔良宋有顔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顔駟、
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顔忠以黨楚王受誅、顔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
以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
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置心于此、子
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
氣幹、便依頼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
則陥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
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盡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
也、然而毎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閫、幸災

樂禍、首為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横(構)扇反覆、縱横説誘、不識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誡之哉、)習五兵便乘騎、止可稱武夫爾、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之推此篇、可為中國人重文輕武之代表、曰闒夫、曰武夫、皆輕之之祠(詞)、曰飯囊酒甕、尤輕之之甚、蓋欲子孫之世守儒業者、中國人之家法也、然又云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則仍以社稷為重、而謂兵學當討論也、中國人輕武而不廢武、厭兵而貴知兵、此其所以為中國人乎、若夫文弱書生、不知國之興亡、兵之勝敗、為何事者、此非真儒之學也、

唐之國勢、與漢比隆、其文學則趨重於詩、故今取唐詩以為唐朝學説之代表、詩家以李白杜甫兩家稱最、故僅選錄李杜之詩以代表之焉、皆崇尚和平之心聲也、

李白古風錄一首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淡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蕭士贇曰、太白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末二句比南詔為有苗、而深

歎當國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按孔子一千三百零二年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者六萬人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制募兵擊之人聞雲南瘴癘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枷送軍所孔子一千三百零五年劍南留後李宓擊南詔深入至太和城士卒疲飢死什七八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國忠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為耕作古來惟見白骨黃沙

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鬭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挂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古詞云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又云願為忠臣安可得白詩亦本其意而語尤慘痛意更切至所以刺黷武而戒窮兵者深矣

行行且游獵篇

邊城兒生平不讀一字書但將游獵誇輕趫胡馬秋肥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金鞭拂雲雪揮鳴鞘半酣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迸落連飛髇海邊觀者皆擘[辟]易猛氣英風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唐玄宗天寶以後、益好邊功、武士得志、故白作此詩以刺之、

杜甫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
橋、牽衣頓足闌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
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
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
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
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
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
生女猶是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

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為玄宗用兵吐蕃而作、故託漢武以諷、極言行軍之苦、開邊之慘、則主張平和之意見矣、

孔子一千三百一十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城、乃竟以無統帥之故、潰於相州、子儀乃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杜甫行道所經、感而作三吏三別之詩、以誌哀痛、所以明兵凶戰危也、今謹全錄之如下、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

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
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
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

潼關吏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
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
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
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石壕吏

暮投石壕邨、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新婚別

兎絲附蓬蔴、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為妻子、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

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
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
與君永相望、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
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
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
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
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
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

然摧肺肝、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烝黎、

三吏三別、固極哀痛之情、然而國家多難、人民皆舍身棄家以赴之、

是亦唐之所以中興也。蓋雖傷兵士之苦。而仍非貪生畏死也。是故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在愛和平。而中國之所以永為中國。在其民之不惜死。孔子曰。見危授命。(論語第十四)斯亦人之所以為人者也。蓋人也者不當以戰鬬為樂。亦不當見危難而避也。

前出塞九首錄二首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五首錄一首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前後出塞。皆所以刺用兵也。凡兵之起。多出於主將樹功之心。故與士卒異其苦樂。所謂今人重高勳也。然曰列國自有疆。則當不貪他人之土地矣。曰豈在多殺傷。則當以不殺為美矣。曰制侵陵。曰重守邊。則歸重於守禦矣。吾故曰李杜之詩。皆和平之鼓吹也。

五　宋

宋之國力。本不逮漢唐。朝野又均以理學為重。兵氣之消磨甚矣。然而教戰之義。當時固未嘗忘也。謹錄蘇軾（一五八七至一一六五三）教

戰守策於左。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敝。而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

銷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為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以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

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
鬬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
未嘗言兵以為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
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為變故無
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
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
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
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
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
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

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為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奸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蘇軾主張教民戰守、並非樂於戰伐、實不過保障和平、故曰此所以安民也、若使民不知兵、不教而戰、則棄民而已耳、豈孔教之道也哉、

然蘇軾之明白主張和平、尤有一大文章在、洵足為宋代和平學說之代表也、其代張方平諫宋神宗用兵書曰、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喪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相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

事首議之人寘謫尤甚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
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
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
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
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
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
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
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
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
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

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
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善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
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
室淩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
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
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
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
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
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
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

下無意於兵將士情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
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
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
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
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
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
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效深入
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
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

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
禍於熈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
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
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
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
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淩侮敵國之
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奏捷
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

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
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
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
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
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
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
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
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
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為大

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
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
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
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
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
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
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
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下心向背之理絕
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
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

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且意陛下）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

惟陛下衷而察之。

常人之說兵禍者。祇言兵凶戰危。不勝則為害耳。蘇軾乃透過一層。言雖勝而其禍尤大。則研理更精。而立論更警矣。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此真好兵者所最宜猛省者也。書中言及禍福報應。天意天心。且譬事天於事父母。實含有宗教家氣味。蓋孔教政教合一。其學說本不同於簡陋之專門學者也。

朱熹(一六八七至一七五二)為宋代集大成之儒。其在孔教。猶馬丁路德之在耶教也。孔子一千六百七十七年。金人陷宋汴京。明年遂虜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諸臣北去。(鏊實為宋之仇讎。)孔子一千七百一十三年。孝宗既即位。朱熹上封事。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計不時定者。

講和之説疑之也今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後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明年應召入對又言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然則朱子深察乎時勢之不得不然因以戰守為立國之道矣雖然朱子豈獨非主張和平者哉其言曰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倖之勢方張爵賞

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然則朱子之所恃以制御夷狄者。乃在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而非以威强為本。以邊境為任。以兵食為具者也。蓋朱子之意。固不欲偷安旦夕。賂讎以求和。亦非不計利害。逞忿而主戰也。以修文德為制勝遠人之本。其斯為孔教之嫡派乎。

楊簡。陸九淵之弟子也。其論當今急務有曰。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為可戰則戰。上帝之心以為未可戰則勿戰。何以知上帝之心可不可。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之甚者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則猶有敵者。苟亟戰。則使

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哉。必彼無道至甚。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則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為湯武之師。是為萬全之功。故古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私憂過計。懼諸生執公羊之說以進。急於戰而猶未當乎上帝之心。夫天心好生。不分南北。急戰以賊民命。則是悖天矣。

楊氏駁公羊九世復讎之論。義本未允。惟其引易繫辭以明上帝好生而惡戰之心。則精切極矣。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天心好生。不分南北。此真能發明敬天愛人四海兄弟之至理者矣。

元代以蒙古人入主中國。其時兵威最盛。宜若專尚戰爭矣。豈知我中國人之崇尚和平者。固依然如故乎。試舉郝經以明之。

郝經(一七七五至一八二七)以儒生作將。常持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之議。當孔子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充國信使入宋定和議。經曰、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此真能在兵爭最烈之世。而欲以其和平學說見諸實用者也。

七　明

明儒學說。與宋元儒者無大異同。皆性理之學也。然王守仁(二〇二三至二〇七九)繼宋儒陸九淵之學派而特倡良知之新義。實為明

代學說之最有力者、今謹取王氏言論、以為明世和平學說之代表焉、

王守仁以儒生而為將、屢立武功、其學說似宜非主張和平者矣、豈知儒將之真固主和而不主戰乎、當孔子二千零七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守仁奉命總制兩廣軍務、以平思田、蓋田州土官岑猛、於前二年叛被誅、田州遂改為流官、後猛黨盧蘇王受二酋、糾眾為亂、並陷思恩也、其年十二月初一日、守仁赴任謝恩、遂陳意見、其畧曰、

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

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獷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奸、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月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

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

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
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讎怨之賊。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賊。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決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

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
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
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功
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
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
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奸。以
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
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
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

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
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
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
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
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
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
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菲才謬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
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
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
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

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繇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

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

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朘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

守仁於受事之初、畧加詢訪、即定招撫之議、蓋以和平學說施諸實行者也、夫以守仁之威望、加之以專重之事權、出其方畧平定思田、亦復何難、乃首先以釋二酋為請、蓋二酋不在貴有以勝之、而貴有以安之、勝之者功在一時、安之者利在百世、此老成謀國之長策也、其曰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此真吾中國人之器量、大莫與京者也、又曰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嗚呼、仲尼之門、羞

稱五霸、五霸之比三王、已為三王之罪人矣、奈何世之貪暴者、猶凌弱吞寡、甘為五霸之罪人而不知返哉、將欲救之、非昌明孔教不為功矣、

孔子二千零七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田州府頭目盧蘇、思恩府頭目王受等、各率數萬人悔罪投降、此誠王守仁之威望恩信有以收服之也、二月十三日、守仁上疏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中條陳利害、精切不磨、皆主和之論也、謹錄其畧如左、

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

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逾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感、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

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逾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穉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

忌岑猛之僭妄亦繇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
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
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常）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
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
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
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
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傭直
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寗
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
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

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計、又皆有狐兎之感、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道塗、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

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
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
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
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
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
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
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
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
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
驁之氣而沮懾其借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

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
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虞内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
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
其善七也、土民釋兔死狐悲之憾、土官無脣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
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
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得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
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内置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
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
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
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

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終而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者、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

王守仁數陳用兵之害、不論其不克、而言縱復克之、亦有十患、猶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不言敗而言勝、皆所謂深人無淺語也、窮兵則有十患、罷兵則有十善、然而當事者猶復利於進兵、則以二幸四毀之故、此真誅心之論矣、是故主和之士、苟非公忠體國、不顧毀譽、則雖性愛和平、明於利害、亦不能行也、

八　清

清代文治武功、比美漢唐、而其足以代表全代者、尤莫如聖祖、孔子二千二百四十七年、聖祖以厄魯特噶爾丹違誓犯邊、必當及時翦滅、以除後患、乃發大兵三路進剿、是年二月親征之、九月復親征之、明年二月又親征之、聞噶爾丹已死、悉降其衆、遂班師、茲錄其平定

朔漠告成太學碑文於下、以見兵者不得已而後用、雖遇武功既成之後、猶必以偃兵息民為主也、其文曰、

惟天盡所覆海內外日月所出入之區、悉以畀予一人、自踐祚迄今、蚤夜殫思、休養生息、冀臻熙皡、以克副維皇大德好生之意、庶幾疆域無事、得以偃兵息民、迺厄魯特噶爾丹、阻險北陲、困此一方人、既荼毒塞外、輒狡焉肆其兇逆、犯我邊鄙、虐我臣服、人用弗寧、夫蕩寇所以息民、攘外所以安內、邊寇不除、則吾民不安、此神人所共憤、天討所必加、豈憚一人之勞、弗貽天下之逸、於是斷自朕心、躬臨朔漠、欲使悔而革心、故每許以不殺、彼怙終不悛、我師之出絕塞、朕皆親御以行、深入不毛、屢涉寒暑、勞苦艱難、與偏裨士卒共之、迨彼狂梭

首。爾從歸誠。荒外君長。來享闕下。西北萬里。灌燧銷烽。中外乂謐。惟
朕不得已用兵以安民。既告厥成事。乃蠲繹眚釋災。潔事禋望。為億
兆求昇平之福。而廷臣請紀功太學。垂示來茲。朕勞心於邦本。嘗欲
以文德化成天下。顧茲武畧。廷臣僉謂所以建威消萌。宣昭斯績於
有永也。朕不獲辭。考之禮王制有曰。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出征執
有征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而泮宮之詩亦曰。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又禮王師大獻。則奏凱樂。大司樂掌其事。則是古者文事武事為
一。折衝之用。具在尊俎之間。故受成獻馘。一歸於學。此文武之盛制
也。朕嚮意於三代。故斯舉也。出則告於神祇。歸而遣祀闕里。茲允廷
臣之請。猶禮先師以告克之遺意。而於六經之指為相符合也。爰取

思樂泮水之義、為詩以銘之、以見取亂侮亡之師、在朕有不得已而用之之實、或者不戾於古帝王伐罪安民之意云爾、

銘曰、巍巍先聖、萬世之師、敬信愛人、治平所基、煌煌聖言、文武道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中略)師在安民、非出得已、古人有作、昭示此旨、緬維虞廷、誕敷文德、聖如先師、戰慎必克、惟兵宜戢、惟德乃綏、億萬斯年、視此銘詞、

清代大儒、其能兼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當推曾國藩(二三六二至二四二三)為首、今謹述其奏對之言、以終此篇、

曾國藩自孔子二千四百零三年、始奉命治兵、至二千四百十有五年、蕩平洪秀全之亂、嗣後復統兵數年、誠一武功烜赫之名將也、然

而其精神所注、實在和平、當孔子二千四百二十年、皇太后問曰、近來外省督撫、也說及防海的事、不對、曰、近來因長毛捻捻子鬧了多年、就把海防的事都看鬆些、問曰、這是一件大事、對曰、這是第一件大事、兵是必要練的、那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兵雖練得好、却斷不可先開衅、講和也要認真、練兵也要認真、二事不可偏廢、都要細心的辦、維此落落數言、真足代表中國人之心理矣、蓋善全和局、以為保民之道、豫備不虞、以為立國之本、二者雖若不同、而其歸一也、雖練兵、亦所以保全和局也、中國人有恒言曰、能守而後能戰、能戰而後能保和、豈可以不能戰守之國、而望人之不侵犯我之和平也哉、是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之

謂也、是故中國者、以和平為主、而仍不敢弛戰守之戰備者也.

卷第二十三　諸子和平論

中國之中、數千年來、除孔教外、幾無學說、蓋皆歸納於孔子教、同化於孔教也、班固藝文志、敘諸子於六藝之後、且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則諸子百家之學、為孔教之支流明矣、然而創說之人、究欲自成一家、而非孔教之正中[宗]、故今亦別紀之、以附於後、

諸子流派、甚屬紛繁、今所論者、原以和平學說為主、非盡舉諸子而論之也、藝文志所列孔子以後之儒家、吾既採入孔教學說、以明統系、故今不復論、若夫晏子、雖為孔子之友、且藝文志亦列之儒家、然究與孔子之門弟子有別、故今論諸子、從晏子始、其他諸子、亦均依

藝文志為先後、聊見編排之次、有所根據而已、至若神僊家及釋家、
即後世所稱道釋二教、亦列之諸子之後焉、

一　晏子

晏子名嬰、謚平仲、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齊之相國也、卒於孔子五
十二年、其學説具於晏子春秋、今謹畧述之
其書之開宗明義第一章曰、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勇力之士、
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
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
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
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强、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

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從（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卷二）

莊公未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

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

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

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外傲諸侯内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刦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

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悅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卷三）

以上所引、皆晏子之和平學說、蓋不徒見諸言論、且施諸事實者也、

二　管子

管子名夷吾、字敬仲、齊桓公之相也、卒於孔子前九十四年、其學說

萃於管子一書、漢志入之道家、隋唐志則著之法家之首、蓋兼通兩家之學者也、今則仍依漢志而列於老子之前焉、其書有兵法篇、謹擇錄如下、

其言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戰不必勝、勝則多死、得地而國敗、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舉兵之日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

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
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
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兵無主
則不早知敵野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則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
定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
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
又曰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
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彊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
勝之不以詐一之寳(貫)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
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第十七)

觀此篇之義。明明以察道通德者為帝王。而兵勝者不過霸。則貴德而賤兵可見矣。至於列舉用兵之四禍。則雖戰勝得地。而不免於危敗。兵之害何如也。故曰至善不戰也。此管子之主張和平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第十四）此又管子以其和平學說見諸實事。而為孔子所稱許者也。

三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與孔子同時。著道德經五千餘言。今謹摘其有關於和平者錄之

道德經三十章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

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第三十一章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
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
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第四十六章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
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六十一章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

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第六十七章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第六十八章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第七十三章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第七十六章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則不勝、木强則兵、强大處下、柔弱處上、

第八十章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之學、以卑下退讓為主、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谷、即卑下處也、以此為道、尚安有爭戰之事哉、

老子厭世之極、至欲反之結繩之治、使鄰國相望、而老死不相往來、

此必不可得之數也。然而老子深惡甲兵之意可見矣。

四　文子

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竝時。著書九篇。藝文志列之道家。其書多述老子語。或與老子相問答者歟。茲錄其主張和平者如左。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卷四）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

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
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
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
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
極慮、上下相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卷五)
老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政於
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
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申不
違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

成、同行者相助、循道而動、天下為鬭、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卷八

老子曰、夫怒者逆德者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氣（器）、治人之所亂、逆之至也、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强、甲堅兵利、以（以不）足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刻殺、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無小必存、為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鬭、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積德而民可用也、蓄怒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制者廣、廣則我强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
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
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卷九）
老子曰、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
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
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
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卷十）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
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
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

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户而納之漬米而儲之惟患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來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衺道羣

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强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强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則兵弱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卷十一)

老子曰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為難攻

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饑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絶（卷十三）

以上文子所述老子之言皆和平之學說也分爭則斬刈百姓盡其太半混一則大通混冥萬物歸根此孔子所以大一統也顧安能得此時乎然而兵禍既極則天下將一合而為一家之期殆將至矣

五　莊子

莊子名周、字子休、宋人、嘗為漆園吏、與梁惠王（孔子一八二至二一七）齊宣王（孔子二一〇至二二八）同時、孔子之三傳弟子也、於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藝文志列之道家、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徐無鬼篇曰、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

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莊子此言、驟以文字求之、頗似不取偃兵之說、然莊子之所辨者、乃在誠偽之間、蓋恐假為仁義者、徒博偃兵之名、則愛民轉以害民、偃兵適以造兵耳、此其所言、實較偃兵之說而更深一層、蓋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則本無甲兵、復何所用其偃、此鞭辟入裏之至者也、

六　列子

列子名禦寇、鄭人、先於莊子、莊子稱之、然藝文志以之次莊子之後、

故今仍之也、

道家之學、主於清靜無為、斷無崇尚戰爭之理、是故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第二)此其大旨也、

列子又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

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第八）

列子之學說清虛沖和飄飄欲仙其意造之國境殆超出乎政治教化之上不特無爭戰已也今且述其所言華胥氏之國及終北國於下以見太平之國家焉

黃帝篇曰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无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
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
神行而已(第二)

湯問篇曰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
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无風雨霜露不
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
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
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
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
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

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惝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

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第五)

觀列子之寓言如此、則其和平之理想、可以見矣、夫以齊國之富强、猶不足戀、而唯不競不爭之國、足以樂而忘歸、然則所謂徒卒百萬諸侯從命者、又焉足羡乎、

七　鶡冠子

鶡冠子楚人也、不知其姓字、居深山、以鶡爲冠、因有此號、其書凡十九篇、亦道家之言也、茲摘錄其近迭篇如左、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

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
龐子曰用之奈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主
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
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於天
下今以所見合所不見蓋殆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
令不行之故何也鶡冠子曰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强曰足士有餘力
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不賢則不能無
為而不可與致焉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使非其
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
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卻卻則

説者羞其弱、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國被伸創、其發則戰、戰則
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剸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雖既外結、
諸侯畜其罪、則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此人、二國之難
不解、君立不復悔、曩郵過、謀徙計易、濫首不足蓋、以累重、滅門殘疾
族、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絶、國創不息、大乎哉、夫弗知
之害、悲乎哉、其禍之所極、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是故師未
發軔、而兵可迭也、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羣臣無明佐
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誅而辭窮、令
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第七）
觀此則鶡冠子雖謂人道先兵、而其實則以百歲不一用為主也、

八　尹文子

尹文子出周之尹氏、齊宣王(孔子二一〇至二二八)時、與宋鈃俱游稷下、其學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蓋外則墨子而內則老學者也、漢志入之名家者、以其書辨名正物、當列名家也、

大道下篇曰、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

此其言雖未嘗以兵為不可用、然其意則歸之以求無事、不以取彊、

故莊子嘗稱之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然則尹文子學說誠以寢兵為本矣

九　公孫龍子

公孫龍字子石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辯故漢志列之名家其書有云堅白不相外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皆與墨子之經同蓋龍固傳墨學者也

呂覽應言篇曰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

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
齊以為功、(燕昭王破齊在孔子二百六十九年)今大王曰、我甚取偃
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
為也、王無以應、(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夫墨子以敵國交攻由於不相愛、故以非攻為宗旨、今龍雖為墨家
別派、而自成名家、然亦用偃兵為說、蓋仍守墨子非攻之旨也、
名家者流、綜覈名實、故龍言偃兵、亦務徵其實、而慎重其名、若徒以
偃兵為善、莫博崇尚和平之虛名、而其實則尊寵用兵之士、此必為
名家所排斥者矣、

十 墨子

墨子名翟、為宋大夫、淮南子要略篇、謂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是翟嘗師事孔子矣、其學之大旨、見於魯問篇、其言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蓋皆對證發藥、將以救時者也、由兼愛之義、故其書有非攻篇、所以救國家務奪侵凌之禍也、非攻有三篇、今錄其上篇如下、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為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甚厚、至入人欄廐取

人馬牛者其不仁又甚攘人犬豕雞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
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劍者
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
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
義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謂知義與不義
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
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
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為不義攻國則弗知非從而
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
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墨多見黑曰

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甘苦曰苦（多嘗甘曰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為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為非則知而非之大為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為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之說根於兼愛之義蓋凡攻國者皆虧人自利者也虧人自利本為不仁不義之甚然猶為之者以其知自愛而不知兼愛也墨子兼愛上篇曰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然則愛國之狹義固非墨子所許可者乎墨子兼愛之義本為列國攻戰而發有合於孔教孟子乃謂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乃斥墨家末流之弊而非墨子本來之學說如是也故孟

子斤曰墨氏、而不曰墨子也、

十一　尉繚子

尉繚子魏人、鬼谷子之高弟、因梁惠王(孔子一八二至二一七)聘、陳兵法二十四篇、皆兵家之言也、然文藝志入之雜家、殆以將理原官治本等篇、不盡言兵而雜言刑政歟、尉繚子雖言兵、而其和平之旨、猶可考見、今謹述之、

戰威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又曰、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飮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第四〕夫人

夫人和之說、見於孟子、豈其聞孟子之緒論而稱述之者歟、

武議篇曰、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第八)

尉繚子以道勝為上、力勝為下、又以禮信廉恥為先、人和為重、則其主張和平之意可見矣、至謂無道之兵為盜、尤足見惡兵之意、然則尉繚子雖言兵、固以兵不血刃為貴哉

十二　呂氏春秋

呂不韋秦相也、死於孔子三百十有七年、其所輯呂氏春秋、漢志入之雜家、皆其門下智略之士所作也、其說以為古聖王有義兵而無

偃兵、似與道墨諸家專務息兵者有異、然兵苟出於義、則亦可不戰而勝矣、

懷寵篇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議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埶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衆、

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
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
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
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
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
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
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
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
金。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
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

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不韋所稱義兵者如此、然則雖非偃兵不用、固亦不失和平之宗旨者乎、

十三　孫子

孫子名武、齊人、與孔子同時、吳王闔廬之將也、初以兵法見於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司馬遷亦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是則武之兵法、自古重之矣、然武雖為兵家之祖、而其學說仍主於和平、今謹列舉之如下、

計篇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為全書之發端亦全書之總義蓋一開卷而兵凶戰危之義躍然紙上矣

作戰篇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謀攻篇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故善用兵者屈人

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形篇曰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古之所謂善戰者勝勝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火攻篇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篇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孫子十三篇以此冠末篇

之首、蓋亦所以明用兵之害也、

唐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斯言也、誠得孫子主張和平之旨矣、

十四　吳起

吳起衛人也、死於孔子一百七十一年、當其為魏大將、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起誠善於用兵哉、然起雖兵家、嘗學於曾子、實為孔子之再傳弟子、故亦通儒家之道、其所持論、要以修德為本、此亦兵家主張和平之證也、今謹取其書之首篇而摘錄之如左、

吳起曰、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

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逮于義矣。僵屍而哀之。無逮于仁矣。此言文武兼資。內外交顧。不可偏廢也。然既曰內修文德。則仍以文德為主體矣。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于祖廟。啟于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矣。此明言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而後可以和于國。故其書之首篇。以圖國為名。言圖國必以德教為先。而戰勝為後也。此吳子全書

之第一義也。至於愛命惜死之義。尤為不好戰之實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憂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吳子曰。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此言用兵之害。勝愈多而國愈危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

内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此明兵之起源。及兵之種類。與乎制服五兵之法。蓋除義兵以外。皆吳子所不許者也。然義兵猶可以禮服。則禮為最貴矣。蓋禮者並兵而不用者也。他若以謙服。以辭服。仍以不戰而服人者也。吳起雖兵家而不主於戰。觀其書之首篇。已大可見矣。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濟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史記第六十五）由吳起此對。明修德重於守險。持論極精警。且歷引史事為證。尤非空談之學說。蓋中國之人。崇尚和平。雖以專門之兵家。猶以德義為寶貴也。

十五　范蠡

范蠡者越王勾踐之臣也。當孔子五十八年。越王句踐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為三者奈何。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

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時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不聽、興師伐吳、不勝、棲於會稽、幾亡其國、(國語卷二十一)夫范蠡有書言權謀者二篇、今雖不傳、固兵家中之一人也、然其言若此、且以爭戰為上帝所禁、是實類於宗教家言矣、我中國人尊重和平、雖兵家者流亦復如是、其他益可想矣、

以上所列諸子皆春秋戰國時人其學說則皆孔教之支流也若夫道釋二教皆起於東漢而流行中土既久生息於孔教之下故今亦將繼周秦諸子而畧述之

十六　神僊家

神僊家者即後世所稱道教也雖託名以老子為教祖而其實與老子之道不同故藝文志列之於末並不混之於道家之中吾今分別言之而不以厠於管老文子莊列鶡冠之後亦此意也

道教之興實始於張陵張陵者漢張良八世孫也順帝時（孔子六七七至六九五）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誘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陵傳其子衡以至其孫魯立祭酒以領部衆校以誠信

不聽欺妄有病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亭傳、縣置米肉、以給行旅、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行刑、此其大略也、（後漢書第七十五）

道教既附會老子、自然主張和平、無待深論、吾今試就兵爭最烈之元代、而舉邱處機以代表之、

邱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嘗為元太祖所聘、與弟子十八人從游漠北、拳拳以止殺勸太祖、每言欲一天下、必在不嗜殺人、蓋雖道士也、而已進於儒矣、夫太祖當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而處機乃以不嗜殺為義、此誠足以代表道教之和平宗旨哉、

十七　釋家

孔子六百十有九年、釋教始入中國、以前雖或偶有流布、然其實弗可深考、第釋教雖來自印度、而流行既久、已成為中國一種學術、殆如孔教之附庸矣、

釋教以戒殺為五戒之一、恩且禽及於禽獸、其主張和平、本無待論、今姑取崇信釋氏者之言錄之、以備一家、

孔子九百八十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也、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文帝以問何尚之及羊玄保、尚之素崇釋氏、因言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脩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一惡既去、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

也、羊玄保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竊恐論秦楚論强兵之術、孫吳畫併吞之計、無取於此、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儻以孫吳為志、動期併吞、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觀何尚之之言、則釋教有益於太平而無當於兵家可見矣、然其語氣之間、尤推重堯舜之道、甚於釋教、堯舜之道者、即孔教也、即所謂禮隱逸貴仁德者是也、誠使無取於堯舜之道、則釋教更何所用、故釋教之有可取者、以有孔教立其本也、吾故曰、中國之釋教、皆附於孔教以行者也、

道林、北周之同州法師也、當孔子一千一百二十五年、周武帝下詔廢佛教、道林對曰、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又

曰、自國立政、唯貴于道、制化養民、寧高于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訖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是湯武有夏、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此言得天下者、非因壞佛而致、而國之[國]能行佛教、則兵戈無用也、然湯武秦漢、固不由壞佛而得天下、第其時佛法尚[未]入中國、則亦豈由奉佛而致此耶、蓋天下之得失、本與佛教無關也、惟其言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强祚久、則實為主張和平之的論、所引周武修德、勾踐以道、亦均在佛教未入中國以前、此可見釋家雖崇尚佛教、而其言論實為孔

教之緒餘也、
元奘姓陳、洛州偃師人、博涉經論、在西域十七年、歷百餘國、採山川謠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記十二卷、唐太宗時、賫經歸京師、時太宗將伐高麗(孔子一千一百九十五年)聞元奘還、召對大悅之、帝曰、忽忽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敘、可乎、對曰、元奘遠歸、兼有疹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遊絶域、今此行如跬步耳、當何辭、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奸、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元奘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唯陛下矜察、據此可見佛教之制、不許觀戰、而參與預戰事者無論矣、且元裝奘託疾而辭、不隨征戰、自云無所裨助、是亦隱諷太宗、

欲其無鬧兵釁也、釋家之主張和平、不亦信哉、
總而言之、不論周秦諸子、道釋兩教、凡中國人之學説、未有不以和平為主者也、

卷第二十四　結論

中國人為和平之人種其學說為和平之學說觀本書所論列夫固已瞭然矣然而言之匪艱行之實艱我中國人之和平學說果由何道以見諸實行乎吾於此乃穆然於吾師康先生有為之言論矣

康先生之大同書以為為大同之障礙者莫如國故有去國界合大地一篇首言有國之害則慘殺無窮次言欲去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其強大之并吞弱小之滅亡適以為大同之先驅而德美以聯邦立國尤為合國之妙術令諸弱小忘其亡滅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諸歐其在於此今欲至大同先自弭兵會倡之次以聯盟國緯之繼以公議會導之次第以赴蓋有必至大同之一日焉初設公議政府

為大同之始立公政府以統各國為大同之中世界全地皆為公政府無有國界為大同之成近年大地萬國大合之大事莫如荷蘭喀京之萬國同盟當以是年為大同元年而為大同紀年之所託始最後復列大同合國三世表以明之蓋篤信大同之必成而熱心於去國界以除兵禍者莫先生若也

昔者梁襄王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

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孟子第一)斯言也足以斷定天下之大勢矣夫戰國之世列國分爭而孟子以為必合於一而後定且言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然則今之世亦一大戰國也其必定于一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豈能反於孟子之所言乎不知來視諸往以中國歷史考之孟子所言歷歷不爽故漢唐宋明清之天下數百年而後亡秦晉隋元之國家雖混一而不久況今日世界大通民智大開民權大盛豈有能恃嗜殺而一天下者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吾將懸孟子之言以待來者矣

孟子曰以力假人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

十子之服孔子也（第三）此明王霸之別、誠不可同日而語矣、然霸者雖以力、而仍不能不有所假於仁、此以見仁之不可離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第七）蓋孔教之道、莫重於仁、而行仁之要、莫切於身、茍人人能反求諸身、以誠其身、則其身正矣、是所謂克己復禮為仁矣、天下尚焉有不歸仁者乎、故曰天下歸之也、且反求諸己者、忠之事也、而推己及物者、恕之事也、能反諸己者、必能推諸人、是所謂一以貫之也、

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吾今試簡單以告於世曰、世界之教主、皆主張救世者也、皆主張和平者也、又皆主張仁愛者也、然其最著功效者、莫如孔教、以中國之和平歷史、為世界之冠也、故今欲救當世之爭亂、致全世於太平、非實行孔教之道不可、何則、各教之主張仁愛者、或普愛眾生、而同人類於牛馬、或愛無差等、而降至親於路人、其理論本末完全、其施行益多窒礙、不若孔教之道、立愛自親始、能得其本、故順而推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足以推行盡善也、夫人之親其兄之子、固不若親其鄰之赤子、愛秦人之弟、固必有以異於愛吾弟、此人情之本然、即天理之自然也、孔教惟順乎天理人情以為道、即先因其所固

有者而培養之．故其用愛也．施之有本．心誠而事行．各教惟逆乎天
理人情以為道．反先棄其所固有者而外求之．故其用愛也．施之無
本．心不誠而事不行．各教雖曰普度衆生．曰愛人如己．視敵如友．而
無如世人之本心本有先後緩急之序．親疏厚薄之等．本不如此．雖
教徒日日自欺欺人．嘵嘵然曰普度衆生．曰愛人如己．視敵如友．而
其孩提愛親之心．先已遏絕．乃欲出家而度人．舍親而救世．則是無
源之水．無本之木．其心先已不誠．自無從發生事實．蓋不誠無物．非
孔子以忠行恕之道也．孔子之教．以孝弟為仁之本．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而天下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平易切實．無空泛

矯偽之弊。此孔教之主張和平。所以能收實效也。且各教大率專言宗教。而不詳政治。惟孔教兼詳政教。其經理世宙。特具聖法。而又仁政本於仁心。實政行以實心。本末一貫。內外合一。所守者約。所施者博。盡之祇在一己之心。推之乃致天下之平。本立道生。時措咸宜。此孔教之主張和平。所以為體用兼備也。是故有心於世界之和平者。當以實行孔教為本矣。

堯典曰。協和萬邦。此孔教之太平世也。然堯典所謂協和萬邦者。非無本而能然也。故其上文有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辨章百姓。百姓昭明。然後曰協和萬邦。則施之有本矣。本何在。在脩身。在睦族。自明其峻德。所以脩身也。親睦九族。辨章百姓。均所以為協和

萬邦之地也、此孔教所以為有本之學也、是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第十二)

孔教最終之目的、在於太平大同、(本書卷第二)太平之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崇仁義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無論男女、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也、大同之世、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之謂也、太平大同、今日雖未能至、然其機已啟、其運已開、終必有完滿達到目的之一日、世有欲享太平

大同之樂者乎。合遠近小大各國公組世界大同政府。以實行天下若一之大一統、天下為公之大共和、此其時矣。弗可失矣。